

徐国能  
著

煮了

为约

世界的一些美好如细沙簌簌流去  
煮字为药治疗着我的无奈与寂寞

煮字  
为药

徐国能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煮字为药 / 徐国能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08-2465-4

I. ①煮…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9927号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 煮字为药

---

作 者 徐国能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870毫米×1280毫米 32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465-4  
定 价 29.8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人生识字忧患始

徐国能送来两本新出版的童书，并嘱我为再版的《煮字为药》写些感想。他是老派的人，赠书时不忘在内页题一句诗，或者两句话，作为馈赠时的注脚，这一次他题的句子是：“人生识字忧患始。”

我就读东海大学时代，一群不成气候的文艺青年，常不知天高地厚“煮”字为“乐”，拿着彼此的创作推敲老半天。我还未识国能其人，先见识他的作品，依稀记得是如今投身茶艺美学的李曙韵，捧着《忘言》一诗赞美：“我已不再言语了，不是遗忘，而是记得……”

于是我从此识得徐国能。

他是天马行空的人，却又出口成章，能毫不费力背上几句应景的诗词。我常酸他的“迂”，因为我也能背，却远远不如他背得多，不如他潇洒自得，只得嫌他酸气迂腐。他器度大，并不以为意，奔腾在球场与重车上照样吟诗作对，仿佛用诗文表达他对生命的态度，一种独特的个人性情。

但他不只是个感月吟风的文艺青年，骨子里常融合着创意与古风，在诗文各领域大方探索，总能创造出一番境界，令人望尘莫及。但回溯他早岁年轻的灵魂，却予人一种老去的苍凉之感，并不容易使人亲近。比如他的《忘言》一诗，不再言语，竟似一种绝望的姿态，从骨子里散发出来，让我想起早逝的天才诗人海子那首《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何其清淡，何其悲伤？但你了解他也好，不了解他也罢，他并不在意，他总是一如既往地，以独特的姿态展现丰富的面貌。

然而仅仅用绝望或者苍凉，都不足以诠释徐国能，因为他用巨大的热情在现世努力着。因此人们时而感觉他消极出世，时而觉得他积极地入世，谆谆教诲，传递薪火，仿佛身处末世的守护者，悲观却努力地存在着，呈现一种矛盾的状态。我以为《煮字为药》这一本书，便透露他对现状萧条的悲凉之感，却也是他巨大热情的明证。身为一个中文人，在学子中文能力日渐贫弱的年代，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照今昔，孜孜不倦，诲之不倦，此乃书生教师的典范。

徐国能深知中文要引起学子共鸣，必得从现世出发，连结到古典文学。因此《煮字为药》一书，有他对现世切的观察，再回到中文脉络的论述，小从流行事物，只字片语，大到政治与国际概况，锦绣文章，皆能着眼于发想，如一位向高楼撞晓钟的武林高手，纵横经纬，招式大开大合，令人目不暇给。

学子不重视古典文学了吗？打开网路，看雅虎奇摩的

知识栏，可见“各位大大，帮我女友的名字写一首古诗好吗？”“各位大大，谁能帮我用女友的名字写一幅对联？”；打开电视，看见霹雳布袋戏的对白，充斥着古典的语汇，诗词歌赋古文齐发；听听流行音乐，众多歌手的歌词，都有古典诗词的影子，比如周杰伦的《青花瓷》、王力宏的《花田错》、胡彦斌的《诀别诗》、周笔畅的《谁动了我琴弦》、伊能静的《念奴娇》。可见古典文学隐身在各种流行文化之内，仍受重用，中文教育工作者，可以从此思索古典文学的切入点。因此徐国能从现世出发，书为《煮字为药》，连结古典文学的策略，我以为是正确的方向，虽然文章对学子仍有其艰难之处，却能做到从通俗出发却不媚俗，实属不易。

徐国能在书页题给我的字，“人生识字忧患始”，对照《煮字为药》书封上的文字，便能感觉徐国能丰富且细微的面貌：

“世界的一些美好如细沙簌簌流去，

煮字为药

治疗着我的无奈与寂寞。”

“人生识字忧患始”出自苏东坡《石苍舒醉墨堂》诗，石苍舒是北宋善行草的文士，两人交情颇深，乃诞生此诗。但东坡此诗却道读书识字的坏处，一个人一旦读书识字，担心的事情多了，一生从此忧患坎坷。因此诗中要人“姓名粗记可以休”，只要认识自己的姓名就足够了。然而，东坡此诗隐含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终其一生不得释然，从此看徐国能的《煮字为药》，便能对他有更细微的了解罢！

台湾青少年协进会理事长 李崇建

## 写给徐国能的新书

徐国能那篇《字的故事》引述夏宇的文章说，爱斯基摩人交谈的方式是“把彼此冻成雪块的声音带回去，升一盆炉火，慢慢地烤来听”。那是人世间最温暖的炉边琐语，是只有生活在雪天冰地里的人才听得懂的心曲。“*The Lost World of the Kalahari*”里也有一段Peter Scott说的故事，说是爱斯基摩人听了他讲述战地旧事惊惶极了，连忙问他欧洲人难道都那样随随便便跑出去乱杀陌生人：“But do you Europeans actually go out and kill people you've never met?”都市里的人老早忘了那样浅白的关爱。

信息泛滥冲走了往昔珍重的叮咛，纸糊破窗，泥补残檐，

人人等待的已经不是来春归燕的呢喃，难怪徐国能蓦然回首，想到的竟是他也“升一盆火，照亮历史博物馆里文字刀契的痕迹，静静倾听每一个字，倾听它们对千年后使用计算机打字的我，究竟要透露什么样的文化秘密”？他一定知道那也不容易：电子霸权的年代里，揿着鼠标长大的新人类认得出张爱玲《琉璃瓦》中金瓶里那朵栀子花算是天大的造化了。

一九七三年才出世的台北人，徐国能读完东海大学中文系又拿了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在大学里从事文学教育，多年轻的学问家！我先是读了他的文集《第九味》，满纸精致的怀旧和精致的感悟，连文字都有本事经营得又现代又古雅，彷彿时髦大饭店的餐后甜点，竟是一道早岁巷口叫卖的烤白薯，说是仅仅为了“提供一种徒然与感伤，对于曾经的，对于不再的”！我的朋友焦桐给那本书写的序文于是慨叹徐国能青春的外表里藏着苍老的灵魂。

最近，台北九歌出版社陈素芳寄来一迭打字文稿，说徐

国能要我给他这本新书写几句话。这些篇章都比较短，议论多了，抒情少了，借些眼前的人与事烘托心中的思与感，平实的文字步入寻常的巷陌，路人稀疏，鸡犬闲散，几阵桂花雨忽然轻轻飘下，只见邻翁佝偻着身子慢慢清扫门前的落英：徐国能到底舍不得彻底放弃他那管蓄满墨香的笔！墨香，说穿了正是现代人久违的人文素养。

照徐国能说，李家同教授提出过三十个问题探讨当今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台湾报上立刻有了各种反击：谁有资格决定大学生该知道些什么；李家同应该说明听维瓦第有什么用处而不是嘲讽没听过维瓦第的人；农民子弟谁有工夫读《战争与和平》；没有人文素养有什么损失！我不知道那三十个问题是什问题。李教授当然是个老派的有心人，他的书生之情越浓，招来的代沟之讥自然越多。人心翻新了。

徐国能写《我喜欢背诗》说，欣赏与理解文学音乐与美术可以探索别人和自己的心灵，“从而更加认识自我与人类全体

存在的大意义”。那是赤子之抱负，跟李家同谈人文素养的本意应该是很相近的。可惜我并不那样想。亲近文学亲近音乐亲近美术亲近的是个人的性情，成不成得了一股素养不必强求，跟“认识人类全体存在”的关系尤其不大。我情愿独自升一盆炉火拿文学拿音乐拿艺术慢慢烤来听：徐国能你也试试烤烤看。

董桥于香港

## 书生徐国能

首先，我必须坦白，我只是徐国能文章的众多爱慕者之一，而且跟他仅见过一面。

那是五年前某日，我在报上读到他写的散文《刀工》，惊为天人之作，于是冒昧打电话去邀人家见面。那次我们谈了些跟阅读习惯与当代文学作品有关的事，徐国能态度温厚自然，论述中肯深入，跟一般他那个年纪的人气质大不相同，让我印象深刻且由衷赞赏。

因此之故，去年初，我梦想在“浮世绘”版开一个叫“中文正红”的专栏来重燃大家对学习中文的热情，第一个想到的

作者就是徐国能。就这样，刚到大学教中文的徐国能，每星期四固定在“浮世绘”分享他所领悟的中文之妙，以及对时下中文教学的反思，为期整整一年。那一年中，读者回响不断，特别是许多中学国文老师们来信表示，他们不但每周必读，还推荐给学生。

关于徐国能，在“中文正红”专栏推出之初，“浮世绘”版上已请高明做过精彩描写，我就不妄加赘语，谨摘要如下，前辈作家廖玉蕙说：“在多次担任文学奖评审的会议里，他的文章总引起相当的注目。熟练的文字及所映衬的哲理间，潜藏着忍不住的沧桑。他的每篇参赛作品，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很快获得评审委员一致的青睐，得奖对他而言，简直如探囊取物。评审都揣想作者一定是位洞悉人情、饱经世故的老头儿，照面时，真是吃了一大惊！怎么竟是位冷面飘香的俊美书生！徐国能的文章，显示了和他年龄绝不相当的冷静成熟、蕴藉包含，很容易便让人将他和一般的新世代写手区隔开来。”他师大博士班的同学陈大为说他常有过人的见解和过人的幽默：

“没有比书生一词，更能够贴切地形容我第一次跟徐国能聊天的印象。但他并非骑马倚斜桥的那种书生，有点仙风道骨的小国能，居然骑一台像犀牛般魁梧的超重型机车，有五分哈雷的样子，真是帅到不行。书生的马上风姿遂有十步杀一人 的气势。”而徐国能是这么自我介绍的：“我的家庭较为单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一家人都喜欢看书，所以从小就有阅读的习惯与兴趣。我的中学时期正好是升学主义巅峰的最后几年，大部分的课程我都觉得乏味，因此成绩很差，大约是全班最后一名。”

至于他对中文的情感，简单概说则是：“我国文学理论宏肆而抒情含蓄，特别重视比兴寄托，对人生的解释代表了整个民族与文化的情感与智慧，无论在艺术上或是哲学的层次上都有令人惊叹的成就。我国的文学总能在失意时给予人安慰与鼓舞，得意时给予深省与超越。”

我想，徐国能所写的并不只是一个发扬中文的专栏，透过

那些灵秀端庄的文字，相信他同时也为日渐浮躁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清逸之气。最后我要代表“浮世绘”版的工作同仁陈斐雯、郑至勤、李永平，感谢徐国能，也恭喜他的专栏集结出版。

台湾《中国时报》副刊“浮世绘”版主编 夏瑞红

## 目 录

人生识字忧患始 / 001

写给徐国能的新书 / 006

书生徐国能 / 010

**文化云游** 花钿委地的中文 / 002

世说·新语 / 005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 008

文化的鱼龙秋江 / 011

古今词义大不同 / 014

校园文学的希望 / 017

文化是写作的沃土 / 020